



截不断 的 洪 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

王景佳 周炳钦 张国琦

宁夏人民出版社

截不断的洪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
王景佳 周炳钦 张国琦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华新新科技印刷厂印装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 印张 200 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册

*

ISBN7-227-00312-4/K·36 定价：2.60元

目 录

序幕 (1)

第一 编

长驱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1934.10—1935.10)

第一章 壮怀上征途	(13)
此行何处	(13)
秘密“信使”	(19)
突破四道封锁线	(24)
第二章 风卷红旗向川黔	(33)
毛泽东的建议	(33)
黎平转兵	(38)
湍流的乌龙江上	(41)
第三章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5)
遵义的黎明	(45)
失意的军事顾问	(51)
欲进辄止	(56)
第四章 截不断的洪流(上)	(62)
“得意之笔”	(62)
佯攻贵阳城	(69)

	水拍金沙.....	(72)
第五章	截不断的洪流（下）.....	(79)
	歃血为盟.....	(79)
	越过天险大渡河.....	(87)
	夹金山下.....	(91)
第六章	征师到吴起.....	(97)
	从两河口到毛儿盖.....	(97)
	夜半军情.....	(105)
	吴起镇的回声.....	(112)

第二编

曲折艰难的历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4.5—1936.10)

第七章	红旗跃过嘉陵江.....	(119)
	岸畔风云.....	(119)
	强渡嘉陵江.....	(124)
	出奇不意夺“剑门”.....	(129)
	别了，川陕苏区.....	(134)
第八章	会师懋功.....	(140)
	西去岷江.....	(140)
	欢声震达维.....	(146)
	“川陕甘”方针.....	(149)
第九章	北上与南下.....	(153)
	分歧.....	(153)
	北进第一仗.....	(162)



风波又起噶曲河………	(166)
第十章 川康苦斗 ………	(171)
卓木碉会议………	(171)
南下战犹酣………	(176)
百丈决战………	(182)
第十一章 西进·北上 ………	(186)
雪山行………	(186)
在甘孜的日子里………	(191)
前进，向着会宁………	(195)

第三编

团结战斗向北方——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1935.11—1936.10)

第十二章 跳出包围圈 ………	(205)
红旗，在武陵山区飘扬………	(205)
突破澧水、沅水封锁线………	(213)
挺进湘中………	(215)
十八师胜利归来………	(220)
第十三章 挥师西进 ………	(224)
抢渡鸭池河………	(224)
进军黔、大、毕………	(228)
毕节之春………	(230)
黄家坝阻击战………	(234)
将军山之役………	(236)
第十四章 回旋乌蒙山 ………	(240)

野马川会议前后	(240)
回旋乌蒙走奎香	(242)
第十五章 红旗直指金沙江	(247)
盘县决策	(247)
炮火连天普渡水	(251)
飞渡金沙江	(254)
第十六章 会师康藏向北方	(259)
翻越皑皑的雪山	(259)
在茫茫的草地上	(263)

第四 编

闪耀在西北的红星——红二十五军的

长征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4.11—1936.10)

第十七章 落脚在陕北	(271)
转战六千里	(271)
相会在甘泉	(277)
奠基礼	(281)
第十八章 胜利的丰碑	(286)

序　　幕

一九三四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周围，敌军如蚁，战云密布。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围剿”，正处在紧张激烈阶段。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发展，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危机。

尤其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逐渐统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不是组织苏区人民和红军积极进行新的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继续对敌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命令由红一军团、红十四师等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作战；命令红三军团、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深入闽西北地区进攻敌人，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进取，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红军主力分离作战历时近三个月，未能取得当时所想取得的最后胜利，反而使红军本身遭受了很大的削弱，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也因此而丧失了。

此时，蒋介石政府置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而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二

百架飞机，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五十万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敌人采取了稳扎稳打堡垒推进的新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布下了层层封锁线。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北路军，约三十余师，分别集结于南昌及其以南的吉水、永丰、临川、南丰地区，由北向南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将十余个师部署在安远、武平、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以何键为总司令的西路军，其十余个师摆在峡江、吉安、泰和及其以西地区，在围攻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同时，担负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以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等部七个师（旅）扼守闽西和闽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敌人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四面包围，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革命根据地，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资财，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达到摧毁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的目的。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拥有第一方面军第一、三、五七、九军团和地方红军共约十万人的部队，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苏区人民又有几次反“围剿”斗争经验，如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打破敌人这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推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

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在敌人发动进攻后，他们根本否认敌强我弱的特点。错误地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和红色政权的决战，进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命令部队进攻敌人的巩固阵地。结果，不仅没有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使红军连连

受挫，遭受重大伤亡，完全陷入被动的境地。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失败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继而采取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阵地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正当红军部署防御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达成了抗日反蒋协定。于是，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去福建镇压第十九路军。这时，敌人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被迫暂取守势，如果红军主力趁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国民党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是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的。而博古等人不但没有这样做，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一次有利时机丧失了。

蒋介石在解决了“福建事变”以后，随即又集中力量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重新开始进攻。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命令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和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使红军进行的许多次战役、战斗，多遭失败。特别是广昌战役，红军在十八天的作战中，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却达五千五百余人，广昌也仍陷敌手。此后红军接连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旬，敌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根据地内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

人“围剿”的可能。但是“左”倾错误领导人，为了对付敌人的全面进攻，却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八月，红三、五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等地防御战中，虽然使蒋介石的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但自己也受到了较大伤亡，不得不放弃全部阵地。与此同时，红一、九军团等部虽在福建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敌一个多旅，但已改变不了红军的被动局面。拼命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彻底破产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摆在红军面前的只剩这唯一的出路了。

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先后派出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向东西两面出击。

红七军团首先奉命组成抗日先遣队东进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七月六日，由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的抗日先遣队共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经长汀、大田、尤溪、水口，直逼福州近郊。在攻打福州受挫后，继而转战闽东、闽北，向浙西前进。十一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边根据地与红十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根据上级指示，红十军团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和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转战皖南地区。因作战失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向赣东北回师，途中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堵，奋战数日，弹尽粮绝，抗日先遣队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也相继被敌人逮捕，后在南昌狱中英勇就义。余部突围后又组成红军挺进师，由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转战浙闽边

界地区，开辟了浙南根据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抗日先遣队派出后，虽然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并且在转战中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压力的目的。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不久，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直接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接着又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

经过充分的准备，八月七日，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七个团和红军学校，共九千七百余人在驻桂东的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引导下，从遂川的横石出发，开始西征。

八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军指战员们不顾酷暑和疲劳，昼夜兼程，向西挺进。他们首先在衙前、五斗江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当晚袭占遂川的藻林，歼灭守敌后，接着又通过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十一日到达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

十二日上午，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有连以上干部和附近部队参加的誓师大会。任弼时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接着，肖克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当晚部队从寨前圩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境，于二十三日到达零陵东北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进抵桂东的行动，震惊了湘粤两省军阀。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派湘军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

赶往衡阳指挥作战。敌刘建绪一面急令第十五、十六师由永新地区跟踪追击红军，一面调动湘东地区的两个保安团在郴县、桂东之间的彭公庙、濂口、文明司一线防堵，并令一保安团在汝城防止红军南进，同时又令第十九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在郴县和资兴之间待命机动，企图与正在北上的粤军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桂（东）地区。当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了先机制敌，决定放弃在桂东暂时停留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乘敌人尚未形成包围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以强行军迅速越过耒（阳）、宜（章）公路，赶到零陵附近时，敌情已发生了变化。敌刘建绪已调集九个团的兵力进到湘江沿岸，并封锁了零陵、祁阳一线；湘敌独立第三十四旅和桂敌廖磊部主力，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前进；尾追红军的敌两个师也分别进至阳明山南侧和常宁附近。面对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在此渡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立即东进到阳明山区，准备依托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酌情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求暂时立足。

八月二十五日，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区，发现一切并非尽如人意。这里海拔二千多米，山脉不大，地瘠人稀，不宜建立根据地。同时，敌人三个师又两个旅已分路逼近。为了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红六军团遂决定放弃在阳明山暂时立足的计划，继续寻求新的渡江地点，再相机抢渡湘江。

二十六日，部队进入白果市，摆脱了敌人包围后，接着急转南下，经嘉禾西进道县。三十一日在道县以南徒涉潇水，由湘桂边境的永安关夺关而出，于九月一日进入广西北部的文市地区，使敌人堵截红军的计划落空。

红六军团迅速向湘江接近。刘建绪为防止红军在全州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又急调独立第三十二旅和四个保安团等部到黄沙河一线，并令其第十六师等部继续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沙河地区。根据上述敌情。红六军团决心避开敌军主力，把渡江点选在敌军兵力较弱的全州以南的界首地区。九月三日，红六军团在灌阳、文市一带，击溃尾追湘敌第十六师和桂敌第十九师共八个团的进攻，于九月四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进占西延（今资源）县城。

这时，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向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前进，力求消灭敌军一部，发展游击战争，尔后转入湘西北同红三军会合。于是红六军团于九日由西延、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十一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准备侧击由城步开往绥宁的湘敌，未能得手。接着，湘桂两省敌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军北进。红六军团又立即转兵向南，于十六日袭占通道县城。

红军进占通道后，湘敌判断红六军团将西去黔东同红三军会合。因此，除一部兵力继续尾追外，主力迅速向贵州的锦屏前进，企图沿清水江一线拦截红军。同时，黔敌也向黔东频繁调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六军团继续在绥宁、城步地区活动，不仅难于歼敌，还有陷入敌人重围之虞。为此，红六军团又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转向贵州前进。

九月十八日，红军到达靖县的新厂地区。但敌补充第二总队却紧追不舍，立即随后赶来。红六军团鉴于该敌孤立、突出的态势，决心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然后再向黔境转移。

十九日拂晓。敌军进至五里庙。红六军团令红十八师第

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掩护主力侧击敌军。军团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抓住有利时机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毙敌二百余，俘敌三百余，缴枪三百多枝，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狼狈地缩回靖县城。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到达黔东南苗、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群众由于长期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汉族矛盾较深，每当反动军队入境，他们便扼守山寨，群起而攻。由于红六军团进入清水江地区后，部队领导机关要求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因而很快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九月二十二日，红军到达黔东南嘉堡、锦屏河口北渡清水江时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支援，使红军顺利渡江。

红六军团渡过清水江后，又北渡沅阳河，准备向铜仁、江口方向挺进，与正在思南、印江、沿河一带活动的红三军会师。但由于敌人先我赶到沅水以北地区阻截，红军又撤回沅水南岸，准备西向黄平，绕过沅阳河，寻机再向铜仁、印江方向前进。

九月二十六日，当红十八师进至剑河县大厂地区时，与桂敌一部遭遇。红六军团击溃敌人后，经镇远，台拱（今台江）间西进，于三十日到达黄平县的瓮谷垄地区。

这时，湘敌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敌第十九师已到沅阳河以北地区，分别在施秉、镇远、三穗一带设防；黔敌三个团已配置在施秉、黄平一线；桂敌第二十四师及湘敌第一补充总队，也正兼程西进，尾追红军。敌人企图将红六军团阻止在沅水南岸，迫使红军在沅水和清水江两河之间

地区与其三省主力决战。

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红六军团于十月一日在施秉、黄平间突破黔军防线，乘虚占领老黄平，四日进至瓮安猴场（今草塘）。遵照中革军委关于停止西移，速向江口前进，与红三军会合的指示，红六军团于五日又掉头向东前进。

入黔的湘敌和桂敌，发现红军改向东北，立即集结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石阡地区。十月七日，红六军团向江口地区前进时，在石阡西南的甘溪与桂敌遭遇，突围后，在余庆地区又与敌人遭遇。经过英勇奋战再次突出重围，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利用高山密林，同二十多个团的敌军周旋。红六军团经过十余天的艰苦转战，终于战胜重重困难，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印江的木黄与夏曦、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接着，两军继续向湘西转移，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

红六军团的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就在红六军团即将结束西征时，中央红军便随后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